



世界经典名著

蒙梭罗夫人

(三)

〔法〕大仲马 著

张金辉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三十一	修士听律师忏悔，律师逼修士招供	1
三十二	希科用钻子在墙上钻了一个洞，又用 剑在喉咙上刺了另一个洞	15
三十三	仙淑公爵怎样发现 狄安娜·德·梅里朵 尔并没有死	25
三十四	希科返回卢佛宫，见到国王亨利三世 ...	37
三十五	仙淑公爵大人和犬猎队队长之间发生 了什么事	49
三十六	亨利三世的御前会议	59
三十七	德·吉兹公爵到卢佛宫来干什么	71
三十八	卡斯托耳和波吕丢刻斯	80
三十九	事实证明，要想听到秘密，偷听是最好 的办法	91
四十	神圣联盟之夜	101
四十一	铁厂街	112
四十二	亲王与他的好友	124
四十三	瑞西厄娜街街名的来源	134
四十四	艾培奴的上衣如何被撕破，雄北诃怎样 被染成蓝色	145
四十五	希科越来越像法兰西国王	154
四十六	希科如何拜访利希，后事如何	164
四十七	希科、开律士和雄北诃，各人有各自的 玩意儿	176
四十八	国王任命联盟领袖，被任命者既不是 仙淑公爵殿下，也不是	186

四十九	国王任命的领袖既不是仙淑公爵殿下， 也不是吉兹公爵大人	195
五十	两兄弟为争王位而自相残杀	205

三十一 修士听律师忏悔，律师逼修士招供

店主终于熬到了头，至少看起来是这样。他大笑着奔进希科的房间，闹得希科半晌都没弄明白为啥。

大慈大悲的店主叫道：“他快死了！他要咽气了，要归天了。”

希科问道：“这就是让你笑成这样的事？”

“正是。因为这一手干得真妙。”

“哪一手？”

“您别装蒜了，我的老爷，这一手肯定是您搞的。”

“我？作弄一个病人？”

“是呀！”

“作弄他什么？他发生了什么事？”

“他出了什么事！您知道阿维尼翁那人来了以后，他仍然叫唤个不停。”

“哦！那人已经来了吗？”

“来了。”

“您瞧见他了？”

“天晓得！哪个人进来能躲过我的眼睛？”

“那他什么样子？”

“阿维尼翁来的人吗？他又矮又瘦，红脸膛。”

希科脱口而出：“正是他！”

“瞧，就是您把这个人派来的，既然您认识他。”

希科叫着站起身，卷了卷胡须：“特使到了！他妈的！”



您就跟我说说经过吧，朋友。”

“这再简单不过了。何况如果不是您搞的花招，还会有谁。一小时前，我正在把一只兔子挂在百叶窗上，一个小个男人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停在门前。他问我：

“‘尼古拉律师住在这儿吗？’您知道这个下流的保皇党分子不是用这个名字登记的。

“我说：‘是这儿，先生。’

“‘那么请您告诉他，从阿维尼翁来的人到了。’

“‘当然可以，先生。不过我得事先我告诉您一件事。’

“‘什么事？’

“‘您称为尼古拉律师的人已经快病死了。’

“‘那就请您快点去告诉他。’

“‘不过，您大概不知道他得了一种危险的热病。’

“‘真的！那我就不得不请您多费点心了。’

“‘怎么？您一定要见他吗？’

“‘是的。’

“‘不怕传染？’

“‘什么都不怕，我对您说，我一定要见他。’

“小个男人发火了，口气强硬，不容反驳。我只得把他带到尼古拉的房里。”

希科手指着隔壁那间屋说：“那么他在那屋里啰？”

“在屋里。这是不是有点奇怪？”

希科说：“非常奇怪。”

“听不到他的谈话多遗憾。”

“是啊。”

“那情景一定很滑稽。”



“一定可笑透顶。您干嘛不进去？”

“他把我支开了。”

“什么借口？”

“他说要忏悔。”

“干嘛不在门外听。”

店主说道：“啊！您说的有理。”他奔出屋子。

希科立刻跑到墙边，凑近那个洞孔。

皮埃尔·德·龚迪坐在病人床边，他们谈话的声音压得非常低，希科什么也听不见。

再说，谈话已近尾声，即使他能听到片言只语，也没有多少内容。过了五分钟，德·龚迪先生起身告辞，走了出去。

希科奔到窗口。

一个仆人骑在一匹割去尾巴和耳朵的马上，牵着店主刚才说起的那匹高头大马。不一会儿，吉兹兄弟的那位使者走出来，骑上马，转过街角，上了往巴黎去的大道。

希科说道：“该死！他要是把那份宗谱带走就糟了。无论如何，我得追上他，哪怕要累死十匹马。不行，律师们都狡猾透顶，眼前这位尤甚，我怀疑……这是怎么搞的！”他急得跺脚，大概是联想到一个主意，又自问道：

“这是怎么搞的？戈兰弗洛这家伙哪里去了？”

这时，店主回来了。

希科问道：“怎么样了？”

店主说：“他走了。”

“那个听忏悔的人吗？”

“他根本不是个忏悔神父。”



“那病人呢？”

“他们说完他说晕过去了。”

“您敢肯定他现在还在屋里吗？”

“那还用说，他大概只能被抬到墓地去了。”

“行，那您赶快把我的兄弟找来。”

“他要是喝醉了呢？”

“甭管他醉不醉。”

“这么急？”

“他来可以帮忙。”

贝努耶奔了出去，他是个热心人。

希科这会儿心急如焚，犹豫不决，不知是追赶龚迪好，还是去找大卫好。如果律师的病真像店老板说得那么严重，那他很可能把宗谱托给德·龚迪先生带走。希科心急火燎地在屋里走来走去，拍着脑门，竭力想在纷杂的思绪中理出一点头绪。

隔壁屋里没有一点动静，希科只能透过洞孔看见遮着床幔的床的一角。

突然，楼梯上响起说话声，希科一惊：是修士来了。

戈兰弗洛被店主推揉着，踉踉跄跄地走上来，醉醺醺地哼着小调，店主用尽办法也不能使他安静下来。

美酒和忧愁，
在我脑海搏斗，
它们打闹不停，
就像一场风暴。
两者中，



美酒力大无比，
很快驱散忧愁。

希科奔到门口，喝道：“别嚷嚷，醉鬼！”

戈兰弗洛说：“醉鬼！喝了几盅，就成了醉鬼！”

“得啦！你过来。您呢，贝努耶，您知道了。”

店老板立刻心领神会，说道：“是的。”说完后三步两脚跑下楼去。

希科把修士拉进屋里，说道：“进来，我们严肃地谈一谈，你能行吗？”

戈兰弗洛说道：“当然！您开玩笑吧，我可是驴儿喝酒，一本正经。”

希科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说道：“本性难移！”

说完，他把戈兰弗洛带到一张椅子旁边，修士兴高采烈地“呀”了一声，一屁股坐在上面。

希科走去关上门，又回到戈兰弗洛身边，面孔异常严肃，修士见了，明白事情严重，必须好好地听。

修士问道：“喂，又有什么事了？”这句话包含了希科让他遭受的所有磨难。

希科非常严厉地说道：“你早忘记了自己的职责，成天吃吃喝喝，灌得烂醉，这期间，宗教已经不成体统，蠢货！”

戈兰弗洛睁圆眼睛，惊异地看着希科，问道：

“我？”

“就是你，瞧瞧你这副尊容，衣服扯破了，左眼圈发青，准是在路上打架了。”



“我！”戈兰弗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希科从没有这么训斥过他。

“除了你还有谁？瞧你腿上的泥，污七八糟！是白灰泥，你准是在城外灌黄汤了。”

戈兰弗洛说道：“我是去了。”

“不要脸！你还是个热内维埃芙会的修士呢！你要是个方济各会修士，那就更糟！”

戈兰弗洛可怜巴巴地说：“希科，老朋友，我真是有罪！”

“你真该天打五雷轰！留神点，你再这样下去，我就要扔掉你了。”

修士说：“希科，好朋友，您可不能把我撇下。”

“里昂也有警卫队。”

修士结结巴巴地说道：“噢！亲爱的保护人，饶了我吧。”那声音不像是哭，倒像一头公牛在叫。

希科继续说：“呸！没羞！你也不瞧瞧这是什么时候，行为这样放肆！我们的邻居都快死了。”

戈兰弗洛满脸懊悔神情：“是吗？”

“喂！我问你到底是不是基督徒？”

戈兰弗洛叫着站起来：“我当然是基督徒！我向教皇起誓，我是基督徒，就是把我放在圣·洛朗的烤架上，我也要这么说。”

他举起胳膊像要发誓的样子，却扯开嗓子引克高歌：

我是基督徒，

这是我唯一的财宝。



希科用手捂住他的嘴，说道：“够啦！如果你是个基督徒，就不该让你的兄弟不忏悔就死。”

戈兰弗洛说：“对，我兄弟在哪儿？我给他作忏悔，能喝点水就好了，我渴死了。”

希科递给他满满一罐水，他差不多全喝光了。

他把水罐放在桌上说道：“啊！我的孩子，我清醒一点了。”

希科说：“这太好了！”他决定乘他头脑清醒，赶紧把事办完。

修士接着说：“好朋友，现在可以说说我得给谁作忏悔？”

“我们那位不幸的邻居就要死了。”

戈兰弗洛说：“我们给他一品脱掺了蜜的酒。”

“我不反对，不过他眼下需要的不是世俗的救助而是拯救灵魂。你去看看他吧。”

修士胆怯地问：“那么您认为我已经准备充分了吗？希科先生。”

“我从没见过你像现在这么充满热情。如果他走错了路，你就把他引向正途；如果他寻找去天国的路，你就直接把他送进天堂。”

“我赶紧去。”

“等一等，我得教你怎么个做法。”

“有这个必要吗？我当了二十年的修士，总知道自己的职业吧。”

“是啊，不过。你今天不仅仅要行使你的职责，还要



照我的意志行事。”

“您的意志？”

“你听清楚，如果你完全依照我的话去办，我就为你在丰盛饭店存放一百皮斯托尔，随你吃喝使用。”

“我最喜欢吃喝的了。”

“好吧，你要是给这个垂死的人作了忏悔，就给你一百皮斯托尔。”

“我要不听他忏悔就不得好死。可是怎么叫他忏悔呢？”

“听着：你这身修士服给你很高的威望，你要代表天主和国王说话，你必须说服这人交出人家刚从阿维尼翁捎来的密件。”

“干嘛要他交出这个？”

希科白了他一眼，说：“这样可以弄到一千利弗尔，笨蛋。”

戈兰弗洛说：“好！我这就去。”

“慢点，他可能会说他刚作过忏悔了。”

“如果真是这样怎么办？”

“你就说他说谎，刚才走出他房间的那个人根本不是个忏悔神父，而是个阴谋家，和他是一路货。”

“那他要发火了。”

“怕什么？他就要上西天了。”

“对”。

“明白了吧，你可以谈天主及魔鬼，随你说什么，但是，无论如何，必须从他手里拿到从阿维尼翁带来的密件。”



“ 如果他不肯呢？ ”

“ 你就拒绝给他赦罪，你诅咒他，把他开除出教。”

“ 或者我从他手中把密件强抢出来。”

“ 好，这样也行；不过你是不是完全清醒了，可以按我说的去做了？ ”

“ 决不马虎，您等着瞧吧。”

戈兰弗洛伸手摸摸肥胖的脸，像是要抹去脸上酒醉的痕迹；他的目光平静下来，尽管仔细看还有点呆滞，他发音清楚平稳，动作虽然还有点颤抖，但已很有分寸。

然后，他神情庄重地走向房门。

希科说：“ 慢点，他要是给你那份密件，就用一只手紧紧抓住密件，用另一只手破墙通知我。”

“ 他要是不给呢？ ”

“ 也敲 ”，

“ 这么说不管他给不给密件都要敲。”

“ 对。”

“ 好吧。”

戈兰弗洛走出房间，而希科此刻激动的心情难以言喻，他把耳贴在墙洞上，聆听一丝一毫的动静。

十分钟过后，地板上的脚步声通知他，戈兰弗洛进到邻居的房间里，并且很快出现在他视线所及的范围内。

律师从床上坐起来，看着陌生人走近他。

戈兰弗洛摆正身体，站在屋当中，对他说道：“ 您好，我的兄弟。”

病人用微弱的声音问：“ 神父，您来这儿做什么？ ”

“ 孩子，我是个卑微的修道士，我得知您生命垂危，



特来拯救您的灵魂。”

病人说：“谢谢，不过我想您的关心多余了，我已经好点了。”

戈兰弗洛摇了摇头说：

“您认为真是这样吗？”

“千真万确。”

“这是魔鬼在耍花招，他想看着您不忏悔就死掉。”

病人说：“那么魔鬼大概失望了，我刚刚忏悔完。”

“向谁忏悔的？”

“一位从阿维尼翁来的尊贵的神父。”

戈兰弗洛又摇了摇头。

“怎么！他不是神父？”

“对，他不是。”

“您怎么知道？”

“我认识他。”

“刚才从这出去的人？”

戈兰弗洛用非常坚定的口气说道：“是的。连素来镇定的律师，也慌了手脚。”

戈兰弗洛接着说：“您的病既然未曾好转，那人也不是神父，所以您必须忏悔。”

律师抬高声音说道：“我求之不得，不过，我要向我喜欢的人忏悔。”

“您来不及再找一个了，孩子，而且有我在……”

病人嗓门越来越高，嚷起来：“什么？我来不及了，我告诉您我觉得好多了，我敢肯定我死不了。”

戈兰弗洛第三次摇头，不动声色地说道：“孩子，我



也要告诉您，您的病我觉得没有什么指望了，医生和天主都宣告了您的死期，我知道，告诉您这些，太残酷了，不过，或早，或晚，我们总归要死的，公正的天平会衡量我们。而且，就是今生死，也没什么遗憾的，来生还可以复活。皮塔戈拉斯也这么说，而他不过是个异教徒。来，忏悔吧，亲爱的孩子。”

“但是，神父，我向您保证，我已经好多了，这也许是因为您光临的关系。”

戈兰弗洛一口咬定：“错了，孩子，错了，生命结束之前，常有回光返照，就像油灯熄灭之前的最后一闪。”修士在床边坐下，接着说：“快把您搞的那些阴谋诡计说出来吧。”

“我搞的阴谋诡计！”面对着古怪的修士，尼古拉·大卫不禁往后缩了一下，这位与自己素不相识的修士，看起来倒像是深知自己的底细。

戈兰弗洛说道：“对。”然后侧耳作出静听忏悔的姿势，双手交叉，拇指翘起合拢又说：“说出了这些，您再把密件交给我。这样天主大概才能允许我赦您的罪。”

病人叫道：“什么密件？”声音洪亮有力，像是一个健康的人。

“就是那个自称神父的人，从阿维尼翁带给您的密件。”

律师问道：“谁告诉您他给我带来密件？”他将一只脚伸出被子，语气粗暴，使坐在床上，怡然自得，昏昏欲睡的戈兰弗洛，惊慌起来。

戈兰弗洛想该给他点厉害瞧瞧了，于是他又说：



“我既然说出来，自然知道此事的来历。快点，交出来吧，否则不能赦罪。”

大卫嚷起来：“哼！无赖！我才不稀罕你赦罪呢！”他跳下床，扑过去扼住戈兰弗洛的喉咙。

修士叫道：“哎呀！您发着高烧，您真的不愿意忏悔吗？”

律师的手指头紧紧地掐住修士的喉咙，没让他把话说下去，使得他的说话声变成了喘息声。

大卫律师吼道：“我倒要听听你的忏悔，你这魔鬼的门徒，让你瞧瞧，我发高烧，照样能把你掐死。”

戈兰弗洛修士本来身强力壮，但是，由于酒灌得太多，这会儿头脑僵滞，一时反应不过来，但往往一反应过来，他很快就恢复了体力。

他使出全身力气，只能够站起来，他双手扯住律师的衬衣，猛地把他推开。

尽管修士饮酒过度，浑身乏力，但他一个猛劲，就把尼古拉·大卫推倒在屋子中间。

律师暴跳如雷地爬起来，冲过去拿那柄长剑，剑就挂在墙上，用衣服遮着，正是贝努耶老板提到的那把剑，他把剑抽出剑鞘，剑锋直指修士的脖子，修士由于刚才用力过猛，这会儿已跌坐在扶手椅上。

律师压低声音说：“现在轮到你来忏悔了，不说就要你的命！”

冰冷的剑搁在他的脖子上，戈兰弗洛被这步步紧逼的姿势吓得醉意全无，明白事情严重了，他说道：

“噢！原来您没有病，在装模作样唬人哪！”



律师说：“别忘了现在不是让你提问的时候，你要回答。”

“回答什么？”

“我问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

“您问吧。”

“你是什么人？”

修士说：“您还看不出来。”

律师把剑又逼近了一步，说道：“这不是回答问题。”

“唉唷！留神点！您要是现在杀我，您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说得对！你姓什么？”

“我是戈兰弗洛修士。”

“这么说，你真是个修士。”

“什么真啊假的？我就是个修士。”

“你到里昂来干什么？”

“因为我被放逐了。”

“谁带你来这家旅馆的。”

“凑巧就住下了。”

“住了多久？”

“有半月了。”

“你为什么要监视我？”

“我没监视您。”

“那你怎么知道我收到密件？”

“有人告诉我的。”

“谁？”

“就是派我来的人。”



“谁派你来的？”

“这我可不能说。”

“你马上就得说出来。”

修士嚷道：“唉唷！死鬼！我要叫人了，我喊了。”

“那我就杀了你。”

修士刚嚷了一声，律师握住的剑尖上就冒出了一滴血。

律师问：“此人叫什么？”

修士说：“啊！活该倒霉，我已经尽我的能力坚持不说了。”

“那就快说，是谁派你来的？我保证不损害你的荣誉。”

戈兰弗洛还在犹豫，因为说出来就要背叛友谊，
“是……”

律师急得直跺脚：“快说下去。”

“真没办法！是希科。”

“是国王的那个小丑？”

“就是他。”

“那他现在在哪儿？”

“我在这儿！”门边传来一个声音。

希科出现在门口，面色苍白，神情庄严，手里拿着出了鞘的剑。

